

林子

世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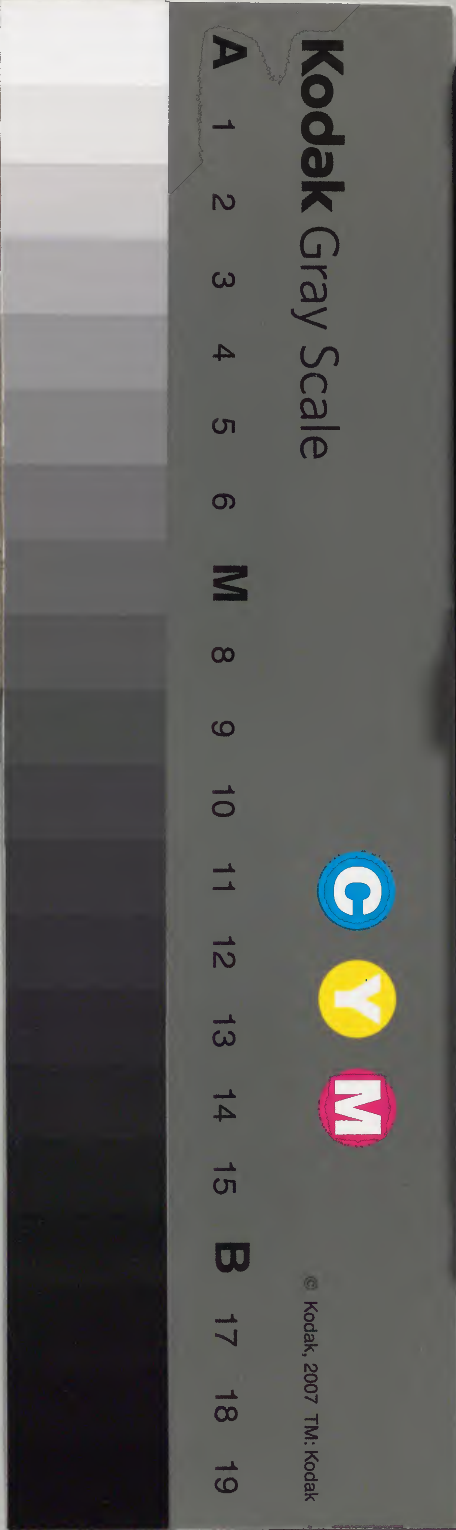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九	二	二
〇	二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十七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〇	七	七	書
函	二	四	
架	〇	三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8 ( 17 )		
函號	307	83	



林子

明經堂

淺草文庫

同帖一

林子曰。古之為師者。教人以修道。今之為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為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

惟正心修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一作文以四九日爲期。每期作文一篇。辰候至午候而止。諸生所習之經不同。會日俱作四書文。經文隨便自作。

一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

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真可謂文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爲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爲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

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一看書。每日上午四書。下午本經。各一葉半。所看書。白文務要熟誦。小註亦要熟誦。

一讀書。每十日義二篇。論策表各一篇。

一每月四九日下午。會齊明經堂。先將本日所作之文。私相筆削批點。然後呈覽。

覽畢。聽掣籤背經書白文。得籤者卽背首五句。依次左旋。各背五句。週而復始。至所看書畢而止。次掣籤講說經書。每掣二人。相爲問難。若講解不明。另舉一人再講。餘者靜坐以聽。毋得譟言以亂規矩。其所講者。只要發明本文。及體貼小註。截段明白。若有疑者。先書於起止簿上。俟講書畢時問難。且便掣籤時查考。又次掣籤背義論策表。只掣三人。務

要應聲朗誦十數句。

一各備起止簿。書所讀其義論策表若干。所看某經書若干。以便查考。

一會日俱早膳。後來午膳要回家。不必輪流辦會。務以恬淡省事為主。

一遇期有事。預先稟明。

一自立會之後。除會期外。不必相為往來。其親友之禮所不可廢者。朔望寬假一日。免看經書。

一背書掣籤。若有事時。或令東揚仰先代攝。

一書程甚簡。中間有不能自解經旨。欲從他師。及私加作論策表等文。讀五經性理鑑綱目等書者。聽之。

一諸生務要除去惡習。私齋中不許招集外人。及議人是非長短。

一言語貴簡。當以忠信為主。衣服貴莊。又以質素為先。

一不許飲酒。及街坊遊戲。以蕩心性。以妨書程。

一讀書以有常為貴。不宜困憊精神。諸生於大暑三伏之時。夜分不必讀書。務要靜坐養心。餘時至一鼓而止。一鼓之後。亦要靜坐養心。

一崇禮堂條示諸生者。與外人相為往來。云。若會中有吉事。或召燕。更宜恬淡。不必殺牲。每席務要四人。五肴二菜。麪湯

一行。麪食二碟。清酒一壺。先期惟具單帖。至期自來。毋俟催速。凡吉凶大禮。衆惟具一果酌行之。所謂君子之交淡若水也。諸生其體之。

一奠。召公名也。而周公乃曰君奠。貴其質也。後世因字而諱其名。復因號而諱其字。今後須以字相呼。其惟於少者則字之。於長者則字而兄之。此亦古人之質也。

一諸生實有弟兄之義。坐次不必分主客。惟以齒爲序。若不便於他賓。則因時而異其禮可也。

一朔望日下午。或登東山。及附郭之有勝境者。以效曾點浴沂風雩之樂。晚膳後。俱至明經堂清坐。或誦四書一章。或歌詩一篇。要皆切我心性者。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

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卽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

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林子

林子曰。始人卷出。游天胤命梓

立本

游天胤命梓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故自志學而立。以至於耳順。不踰矩。有始有卒。成章而達。殊無驚人可喜之行。足以見知於人也。故曰。知我其天。然余所謂立本者。非下學乎。而入門而極。則非上達乎。或問。林子每舉三綱四業。豈非所謂立本。以爲教與。林子曰。不



三綱不四業。則不可以爲人。而三綱四業。是乃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本之第一義也。茲所分摘立本篇。亦皆可使由之道。初學之首務也。若六經四傳。所云入門極則者。悉散見於他分摘諸帙中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能爲人謀而忠乎。交而信乎。傳而習乎。

林子曰。能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而親仁乎。

林子曰。能事父母而竭其力乎。能事君而致其身乎。

林子曰。能重而威。而以忠信爲主乎。

林子曰。能信近於義乎。能恭近於禮乎。能因而得其宗乎。

林子曰。樂固人之所難矣。而貧能無諂乎。好禮固人之所難矣。而富能無驕乎。

林子曰。能學而不至於罔乎。能思而不至於殆乎。

林子曰。能闕疑。能慎言其餘乎。能闕殆。能慎行其餘乎。

林子曰。能久處約乎。能長處樂乎。

林子曰。能好仁乎。能惡不仁乎。

林子曰。能志於道乎。能比於義乎。

林子曰。能見賢而思齊乎。能見不賢而內自省乎。

林子曰。能欲訥於言乎。能耻躬不逮乎。

林子曰。能不巧言。不令色。不足恭。不匿怨而

友其人乎。

林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乎。

林子曰。能不罔而生而幸免乎。

林子曰。能恭而禮。而不至於勞乎。能慎而禮。而不至於蕙乎。能勇而禮。而不至於亂乎。能直而禮。而不至於絞乎。

林子曰。能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乎。能學如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乎。

林子曰。能好德如好色者乎。

林子曰。法語之言。能從之而改乎。巽與之言。能說之而繹乎。

林子曰。能出門而如見大賓乎。能使民而如承大祭乎。能於己之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乎。林子曰。能爲之難。而其言得無訛乎。能內自省。而不憂不懼乎。

林子曰。能徙義崇德乎。能脩慝辨惑乎。

林子曰。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乎。

林子曰。能無欲速。無見小利乎。

林子曰。能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

林子曰。能行已有耻乎。能恒其德。而不承之羞乎。

林子曰。言不必信。固人之所難也。而言能必信乎。行不必果。固人之所難也。而行能必果乎。

林子曰。狂者知所進取。而能不安於狂者乎。狷者有所不爲。而能不安於狷者乎。

林子曰。能見利思義乎。能見危授命乎。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乎。

林子曰。能學爲己乎。能上達乎。能爲君子儒乎。能病無能乎。能不患人之不已知乎。

林子曰。能言而忠信乎。能行而篤敬乎。能立而參前。在輿而倚衡乎。

林子曰。能無害仁以成仁乎。

林子曰。能遠慮乎。能躬自厚乎。

林子曰。能矜矣而不至於爭乎。能群矣而不至於黨乎。

林子曰。能當仁而不讓於師乎。

林子曰。能友直友諒友多聞乎。能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乎。

林子曰。能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乎。

林子曰。能九思乎。能三畏乎。能知六言六蔽乎。能尊五美而屏四惡乎。

林子曰。能執德而弘。信道而篤乎。

林子曰。能仕優而學。學優而仕乎。

林子曰。能毋自欺乎。能自慊乎。

林子曰。能好而知其惡乎。能惡而知其美乎。  
林子曰。能知孝之所以事君乎。能知弟之所  
以事長乎。能知慈之所以使衆乎。

林子曰。能知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乎。能  
知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乎。

林子曰。能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乎。  
能知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乎。能知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乎。

林子曰。能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乎。能知貨  
悖而入亦悖而出乎。

林子曰。不覩而能戒慎乎。不聞而能恐懼乎。  
隱見微顯而能慎其獨乎。

林子曰。欲以行道也。其當知知者之過。愚者  
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明之乎。欲以明  
道也。其當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之可  
非也。而不思以行之乎。

林子曰。能擇乎中而庸之。能得一善乎。能奉  
拳服膺而弗失之乎。

林子曰。行怪不足述也。而能不爲乎。半途不可廢也。而可以已乎。

林子曰。道不遠人矣。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林子曰。能素位而不願乎外。能正己而不求於人乎。

林子曰。能居易俟命乎。能反求諸身乎。

林子曰。夫未能不惑。而知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好學乎。未能不憂。而仁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力行乎。未能不懼。而勇爲難能矣。可

不知所以知耻乎。

林子曰。及其知之一也。能學而知之乎。抑或困而知之乎。及其成功一也。能利而行之乎。抑或勉強而行之乎。愚不憂其不明也。柔不憂其不强也。能人一而已百乎。能人十而已千乎。

林子曰。居上能不驕乎。爲下能不倍乎。

林子曰。愚矣而能不自用乎。賤矣而能不自專乎。生今之世矣。而能不反古之道乎。

林子曰。能爲君子之闇然也。而日章乎。能不爲小人之的然也。而日亡乎。

林子曰。能內省不疚乎。能不愧屋漏乎。

林子曰。能尚志而居仁由義乎。能無道桓文之事。而不假仁假義乎。

林子曰。能知孟子之不動心而集義乎。能知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乎。

林子曰。能知仁而榮。不仁而辱。而猶然惡辱以居不仁乎。能知四端猶四體。知皆擴而克之乎。

林子曰。能聞言而拜乎。能告之以有過則喜乎。能取諸人以爲善乎。

林子曰。能如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而欲其稱乎。能如孟子不能造朝。而出弔於東郭氏乎。

林子曰。宇宙分內事。皆吾人分內事也。能如孔子之皇皇。孟子之不豫色乎。

林子曰。能知枉已而未有能直人乎。能知志

士不忘在溝壑乎。

林子曰。能富貴而不淫乎。能貧賤而不移乎。能威武而不屈乎。

林子曰。縱不能爲大丈夫矣。而以順爲正可乎。雖曰壯以欲行矣。而不由其道而往可乎。林子曰。踰垣閉門固不可矣。而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可乎。

林子曰。愛人不親。可不知所以反其仁乎。治人不治。可不知所以反其智乎。禮人不答。可不知所以反其敬乎。

林子曰。禮義之不可非而非之。而甘於自暴也可乎。夫人孰不能居仁而由義也。而甘於自棄也可乎。

林子曰。事孰爲大。而不知所以事親也可乎。守孰爲大。而不知所以守身也可乎。

林子曰。能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乎。而幾希可不知所存乎。

林子曰。取與死生之際。所當嚴也。而至於傷



廉傷惠傷勇可乎。

林子曰。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喪善之徒。可不知所戒乎。惡人齊沐。可祀上帝。而自新之士。可不知所勉乎。

林子曰。富貴利達。君子不去也。求之非其道。而爲妻妾所羞也。可乎。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殉身者。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祿之以天下。其可顧乎。繫馬千駟。其可視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一介

可以與人乎。一介可以取人乎。

林子曰。枉已而可以正人乎。辱已而可以正天下乎。

林子曰。庶人之分。而其義則在於徃役乎。士者之禮。而其義則在於不徃見乎。

林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不知所以思而求之。求而得之。而至於不仁不義。非禮非智乎。

林子曰。仁義之心。良心也。其可放其良心。而

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乎。

林子曰。事心之功大矣。而操存舍亡之機。其可不知乎。一暴十寒之戒。其可不慎乎。

林子曰。桐梓則知所以養之。而身則不知所以養之。可乎。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而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可乎。雞犬則知求之。而放心則不知求之。可乎。

林子曰。夫仁義其與膏粱之味。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令聞其與文繡之美。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

林子曰。天爵其與人爵。相去何如也。而不之修乎。良貴其與趙孟之所貴者。相去何如也。而弗之思乎。

林子曰。堯之服而不之服乎。堯之言而不之言乎。堯之行而不之行乎。

林子曰。能知拂亂所爲。是我之所以動心。忍性者乎。

林子曰。不有困心衡慮而能作乎。不有徵色

發聲而能喻乎。

林子曰。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林子曰。能知求之有益於得。而求之在我者乎。能知求之無益於得。而求之在外者乎。

林子曰。行矣而能著乎。習矣而能察乎。

林子曰。能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能知王公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而亟見乎。能知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能知窮不失義。而士得已乎。能知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乎。

林子曰。能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歔然乎。

林子曰。能知有德慧術智。而恒存疢疾乎。能

知操心危。慮患深。乃孤臣孽子乎。

林子曰。能仰不愧於天乎。能俯不忤於人乎。

林子曰。能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乎。

林子曰。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乎。

林子曰。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乎。

林子曰。能樂顏子之樂乎。能志伊尹之志乎。

林子曰。能克無欲害人之心乎。能克無穿窬之心乎。能克無受爾汝之實乎。  
林子曰。能養心而寡欲乎。

林子

儒經

門人游萬雋校梓

河

圖



林子曰。河圖而虛其中者。太虛其同體也。

而誦易之繫辭者。當知是圖不出於河。而出於伏羲之心矣。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

易經繫辭

此錄朱子之所集摘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洛書  
皇極  
書  
皇極  
書  
皇極  
書  
皇極

林子曰。洛書而實其中者。皇建其有極也。而誦書之洪範者。當知是書不出於洛。而

出於夏禹之心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  
書紀之書。

書經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  
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  
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  
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

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  
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  
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傳  
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

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

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從。吉。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  
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  
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林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聖人  
之心。一河也。而圖則從此出焉。一洛也。而  
書則從此出焉。而易之所謂則者。乃準之  
之義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  
是也。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而謂之中心者。豈非吾身之土中。吾身之  
河洛耶。然河圖則用八矣。其中虛者。無極

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太極也。其河圖而洛書者乎。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其洛書而河圖者乎。余嘗辟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復禮爲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文矣。故復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爲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復。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復命耶。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

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  
曰復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爲易逆之義。孔  
孟之學也哉。

詩經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  
矢其音。泮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版章。亦孔  
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顛顛卬卬。如珪如  
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  
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  
誰誰喈喈。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  
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  
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錡之  
罄矣。維壘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  
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  
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  
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  
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

信  
九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鬩  
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儋爾籩豆  
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  
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  
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  
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  
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林子曰。右詩五篇。而事君事父。以別以序。  
以信之理備矣。

禮經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

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

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靡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

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

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



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林子曰。余嘗採輯儒經數帙。而命之梓氏者。乃爲世人徒知誦道釋二經。而不知誦儒經者。道也。夫誦道釋二經者。槩達之天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不以儒者之經。不能爲人造福者。殊不知造福之言。寔道釋二氏。所以誘人。以爲善也。善也者。福之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今試取儒者之經。而日誦之。而其爲福也。有不大哉。心印經曰。誦之萬遍。妙理自明。朱子曰。讀書萬

徧其義自見。讀亦誦也。蓋當此誦讀之時。他無所聞也。亦無所見也。正襟危坐。如對聖賢。沉潛反覆。日復一日。而性靈忽然而自悟者。其妙理有不明。而精義有不見耶。妙理既明。精義既見。則其所以利益於我心身者。不既多乎。由此而為賢也。由此而為聖也。此其為福也大矣。而經傳所紀。祿壽康彊者。特其餘耳。然余又有說焉。若河圖洛書。精微之極致也。尚矣。而儒者之行。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

歌學解

弁小引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雖雖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淫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

余

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為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

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剥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

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闕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

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鐘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一 春之春。氣 春之夏。天 春之秋。然 春之冬。  
口略開。聲在喉。  
相始終 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口略開。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慘舒也。

屈夏之春。口略開。伸夏之夏。口開。闔夏之秋。聲在喉。闔夏之冬。聲歸丹

田。自無窮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口畧開。在冬之夏。口開。清冬之秋。聲在喉。風冬之冬。聲歸丹

田。明月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初動。剥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為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之道且然。而况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困於其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覩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愠。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及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莫大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於此者。何其大與。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

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於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蓼莪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焉。可也。子谷子龍。

江兆恩

林子

詩文浪談

并小引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  
談文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  
傳。非文歟。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  
心集。非詩歟。林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  
不聲不律。又安敢以言詩也。若子少時之  
作。能唐人語矣。而子自擬於唐人何如也。  
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冀以附其名於藝



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龍江  
林子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  
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  
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  
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  
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  
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  
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披於  
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馬已哉。卽  
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  
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  
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  
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之變體邪。今  
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  
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

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卽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卽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

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令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竝作。而欲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卽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竝雜於管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

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蒞。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為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之相為流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

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奇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奇矣。尚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况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而欲襲其語。焉。擬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戛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盈天地間。

言之海言  
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性情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否也。又曰。鐘不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相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能辨之。然豈惟華夷

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擬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矣。而况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

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

言文法  
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末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况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闔或闢。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聖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者。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



言文評語  
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鶴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齒與唇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枝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峙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者。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嘖。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克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克，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由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旦吟夜咏。至月  
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  
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  
無師自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  
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  
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  
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  
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浪談之作。在歲甲子之復月日也。距今且  
十年矣。或曰。詩文之談。皆昔人之所未嘗  
道者。若不有以得其大焉。又安能談之。而  
入於微如此也。然而有索子之詩之文也。  
而子輒曰。不能詩。不能文者。何也。林子曰。  
余委不能詩。不能文。若詩文之談。真浪談  
也。余豈敢曰。有所得於詩文之大耶。昔余  
棄去舉子業。而嘗從事於心身性命之學  
矣。朝夕惟其道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又嘗  
闡明乎心聖非三教之旨矣。朝夕惟其教

言文海  
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夫已之憂且不可得而釋矣。又何暇事其心於詩若文之間。妨功而奪志耶。

喻馬附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詩文。浪談造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神馬者。何

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耶。然詩文旣以極致爲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

馬之能千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於目也。非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即既竭目力。且不足以躡古人之迹矣。而况可以極詩文之致耶。時

萬曆元年癸酉首夏朔旦

林子

信難篇

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

信難篇

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同也。以得一歸一貫者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爲論辯。而曰如此而爲中。如此而爲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借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老子之無爲。大舜之無爲也。老子之不言。孔

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  
卽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者  
難。而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刻於五帝  
也。可謂尊矣。贊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曰  
謂黃帝爲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爲  
然者。特其口不以爲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  
不知而信之者。夫旣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  
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  
信之者難也。

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  
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  
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語之而不  
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  
之知。比余言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  
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  
邪。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  
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

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誑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道家之玄。孰不以爲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爲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爲異。而程明道亦曰心



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閱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黃帝老子之名也。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

以爲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爲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圜坐。不斷滅。必以爲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信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  
以贊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  
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  
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  
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一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  
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  
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 跋

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  
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  
世而揚也。吾亦爲揚而已矣。世而墨也。吾  
亦爲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爲斯人也。是從  
而是之。非從而非之。奚必以孔子之道。而  
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邪。故搜玄於戎服  
聽講之時者。附和之侶也。談釋於奴身事  
佛之世者。禪鑽之流也。明儒於臨幸辟雍

之朝者。曲學之士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以熄楊墨之筭。當其時。有不斥而遠之者寡矣。况有從而信之者乎。此信之者難也。鳴陽嘗以此意質請吾師常明先生。曰。吾不能爲楊墨之筭。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已爾。謹書卷末。以告同志。毋卒舍瑟。以寄三教歸儒之聲於萬世者。是亦先生之心也。  
門人林鳴陽謹跋

林子自書存省規條卷端

或造林子而問曰。士希賢。賢希聖。古人則有是言矣。而農與工商亦可以希賢。希聖歟。林子曰。子獨不觀之舜乎。亦農而耕。亦工而陶。亦商而漁。豈非古之所謂大聖人邪。况夫士無定名。苟能希賢。則雖農

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士矣。賢無定數。苟能希聖。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賢矣。且農與工商。而天性之果與士異乎否也。曰。未始異也。林子曰。使天性之果與士異焉。不有以教之可也。使天性之果與士不異焉。不有以教之不可也。天性之師教之。安知不有賢聖出乎其間邪。或者以農與工商。則未之學焉。非以天性之異也。林子曰。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曰。經書子史百家言。士之所以能希賢希聖也。林子曰。孟子所謂人皆堯舜。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豈專在於經

書子史百家言邪。且經書子史百  
家言。始自何代。文字未製。書契未  
興。而義黃以前。神聖何其多也。然  
六經四書。孔門之心法。固在也。豈  
非希賢希聖者之所不可廢邪。而  
朱子則曰。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耳。  
夫六經四書。特爲輔如此。而况於  
子史百家言者乎。且孔子之所謂  
好學者。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焉。  
而顏回之不遷怒。貳過也。則亟稱  
之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而宋儒亦曰。學莫先於義利  
之辨。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而宋儒亦曰。學莫貴於變。

化氣質。凡此皆希賢希聖之大也。若舍此不務。而徧索之子史百家言焉。則是炫多。以自侈其博矣。豈曰心身之益。希賢希聖之學哉。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李章命梓

存省規條

凡諸生從余受業者。須當不分寒暑。不分晝夜。不分動靜。時時刻刻。要持孔門心法。能持孔門心法。則心在腔子裡矣。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以斯須。而或離乎。規條于左。

一士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士。農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農。工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工。商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商。至於一視一聽一言。

一動無不心在腔子裡。方爲能持孔門心法也。

一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卧時亦然。亦如常卧。亦要心在腔子裡。一晝而坐。夜而卧。理之常也。夫坐卧雖有晝夜之分。而心在腔子裡。則無晝夜之分矣。

一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卽此坐馳。便是放心。一應事時。須當時時刻刻。省察此心。還如靜坐時否。不動心否。不動氣否。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否。

一應事時。如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須當痛自悔戒。如或能不動心。能不動氣。能不悅色。能不

悅財。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尤當益加勉勵。

一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腔子裡。則自然不動矣。

一靜而存養。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動而省察。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持孔門心法。不特於出門使民之時。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甚而至於造次顛沛之際。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省察之功。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也。果能忠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忠。果出於中心之誠乎。其事父也。果能孝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孝。果出於中心之誠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之大。而不知所以省察焉。縱有身心性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妄。非余弟子



存心

也。

一心本活潑也。若操存堅執而必其心之不動焉。是亦告子之不動心也。豈余所望於諸生邪。

一近來習靜之徒。不知孔門心法。而枯坐於一室之中。日不窺戶牖。夜不就寢席。亦既迷矣。又况離父母。絕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自以為高且潔者。斯其為迷也大矣。蓋由大道久湮。聖學不著。故

邪師邪說得以入人之深如此。若諸生中有能宣明余教。以開斯人之徒之迷焉。是乃余之真弟子也。

或覽林子心聖教言。而謂林子之言之易也。林子曰。聖也者。心也。故聖人不外心。以為聖者。易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非獨余易之。雖孟子則固易之。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非獨孟子易之。雖顏淵則固易之。周公曰。惟狂克念

存心見余

四

子

作聖非獨顏淵易之。雖周公則固易之。子其疑余之言乎。則周公顏孟亦皆不足信歟。至是乃始以林子之言爲然。遂問作聖之功。豈亦若是其易乎。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卽心也。則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卽聖也。則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

易也。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此一動一靜之間。而存養省察。真不可以斯須而或離也。雖然。靜而心在腔子裡。而靜不離於斯須也。人或有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裡。而動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所易忽哉。惟其爲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

嚴焉。此存省規條之所由作也。子谷子龍

江林兆恩

林子

崇禮堂

一宴賓客。近來過於奢侈。肴饌多者三十餘品。少者不下二十品。至夜深飽酣之後。厨人猶屢進不已。蓋文以文而娛其賓。賓亦以文而樂其侈。忠信之薄。不以其乎。然中產之家。好行其禮者。則不免稱貸於人。或憚於靡財。而遂輟之。又無以伸其情。而盡其禮。今權其不謬於禮。

不靡於財者。凡宴賓客。每席四人者。八肴二菜。果四品。湯三行。麪食二碟。酒一壺。或二壺而止。蓋酒以行禮。不繼以淫。而內亂心志。外喪威儀。亦君子之所深戒也。每席二人者。肴五大碟。五小碟。五果五湯。蔬菜麪食春盤。隨時增益。蓋禮為稍隆。而文亦稍飾矣。若大宴會。如請親家。召子壻之類。再加肴二小碟。湯二行。水果之類。隨時增益。亦云豐美。費不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即前所云親家子壻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肴。陳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况澗溪之毛。既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既疲於為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為期。蓋申而

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即前所云親家子壻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肴。陳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况澗溪之毛。既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既疲於為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為期。蓋申而

止可也。夫數次候速。薄暮而來。于茲之時。入席固已晚矣。果酌迭酬。文采可觀。猶陳小席。竟亦何爲。蒸鷲告虔。猪首特設。而又申之以數酌。雜之以庶羞。如此網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後珍肴麪食。各致二品。固非狗俗。亦不廢禮。

一近來留客。所陳盈席。縱酒肆情。窮其晝夜。然中產之家。固所不堪。而富貴之人。或難卒辦。又有一等儉嗇之徒。若有遠

客來臨。遂至逃避不出者。豈無爲哉。夫狗乎俗。則限於財。吝其財。則廢乎禮。今後留客。少者二肴。二菜。多至四肴。五肴而止。若常往來之人。隨其家中所有之物。一菜亦可。

一舊俗大宴會。或五鳳卓面。或鳳鷲鳳雞。徒爲虛費。今後須陳單席。以盡宴樂之情。而承筐是將。無失先王之意。如五鳳卓。代之以表裏。值銀貳兩者。盛之筐篚。

甚爲雅觀。鳳鸞鳳雞等卓。以次減損。隨其所值之價。如力不能舉者。或將之以布帛。或易之以書帕。稱家所有。不爲不文。

一舊俗嫁女特髻。必盛裝首飾。甚至高二尺許。或蕩其家以從乎俗。或詭其物以罔乎人。蓋主婚者以之爲榮辱。觀人者以之爲臧否。風頽俗弊。甚可慨嘆。今後只如俗之所謂小裝素髻者。則中產之家。亦得爲之。若富者。或遺之莊田。金銀匹帛等物。有何不可。豈必盛飾以誇美于人哉。近來貧者假借他人。真可傷悼。以女家言之。始以欺人而侈其飾。終以盜行而歸其物。以男家言之。始以美詞而誘其來。終以貪心而利其有。甚至兩家生隙。翁壻爲讎。姑婦相稽。夫妻反目。道甚夷虜。豈曰論財。迺若六禮之行。亦競侈美。漫爲飾觀之具。反勝聘定之儀。

六禮定

從事無益。最宜深戒。稱家所有。稍濟以文。然而女家望其聘定之奢。故男家覲其釐粧之盛。商賈之行。責以厚償。雖男家之傷廉。寔女家有以啓之也。至於聘定之東。家禮可按。近來寡質。從事於文。不知何者奉啓。何者報詞。又不知男之名字。女之行次。習爲艱深。難於句讀。真誠可笑。自以爲文。自是以後。直遵家禮。無已。則畧加修飾。詞達其情可也。

一大夫士庶人死。三月而葬。古之道也。近來富者惑於風水。貧者困於無財。以故暴骨。最可傷憐。殊不知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之也。但風水之說。入人之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於卒哭之外。登山卜地。而逢春之候。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若曰山川紆曲。皆可以葬。日者謬妄。奚必良辰。是豈先王因俗爲政之道。緣情制



禮之宜哉。夫得之有財，用之盡情。仁人之心，能無恻乎？若不幸貧，無以葬，則所謂斂手足形，縣棺而封，固無財，不可以爲悅。亦君子甚不得已而爲之也。然親膚之悲，古人所重，而縣棺之舉，寔可酸心。蓋時非所宜，勢有不可，但惟致哀而止，終無所用其情。如曰道不終否，姑待其來，苟如其心，誰曰不可。然富貴自天，得喪有命，或終身窮約，亦將柰何？况身罹無常之變，家適回祿之災，卒然之虞，古今所有。回思至此，能不亟圖。由是觀之，則一年之內，亦已云遲，而三月之期，不以爲速矣。後世不知縣棺之義，多有火葬之慘，生則小有所傷，而不忍之人之情也。死則付之烈火，而旁觀之於心安乎？乃若飾人觀聽，炫其侈美，無益之舉，亦所當懲。蓋附身附棺，必於誠信，而不儉之訓，非侈儀文也。

一喪禮弔慰。須情義相關者。乃可舉行。近來不問親朋。亦泛然相為往來。殊無誠心實意。甚至設宴喪次。謔笑行酒。古人猶未嘗飽於其側。况可縱飲以至於醉乎。

一近來祀典亦多違訓。稽之周制。庶人祭禴。攷之

國朝亦云。四代今所祀者。上推宋元。以及唐代。豈特天子之廟。七世已哉。自是以後。

宜遵

國制親盡則祧。母仍流弊。

一舊俗祭祀多用羊。大夫無故不殺羊。非士庶之家所宜用。今後只用豬頭鷩。或豬蹄雞可也。然安靈祠宇。藏魄丘山。春秋登壠拜掃而已。近來墓祭陳羊。雜以庶品。沿習流弊。亦甚拂經。今後特設果酌。稍存古意。無已。則雞鷩之類。抑亦可行也。雖非古訓。亦存孝心。至於后土之

儀誠不可廢。蓋時其保護。乃神之休。而仁人孝子。能忘其德乎。乃若中元之節。牲醴之遺。固女子之所以少盡其誠於其親者。雖云俗禮。頗順人情。然終女子之身。則亦已矣。不然。則終女子之子。亦或可也。繼子而孫。繼孫而子。不知何義。甚可駭愕。然而子孫之所以祀乎其先者。七月之望。陳祀家廟。徵之古禮。亦爲協經。若以十三日禮迎其來。來從何來。十六日禮送其去。去亦何去。或曰。來自家廟。去亦安靈。而祀於其家者。竟亦何往邪。尚鬼之俗。真爲可笑。

一舊俗喪祭。一猪一羊。固已悖禮而拂經矣。近來尤爲僭越。以牛代羊。其意以弔慰人多。便於致胙。殊不知天子郊牛。禮爲特盛。庶人之家。亦將奚取。夫以庶人而僭大夫罪。已甚矣。以庶人而儼天子。不可言也。孰不可忍。最宜痛懲。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已也。然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觀之老子乎。保而持之。其實在儉。又不觀之曾論乎。與其不孫。寧失之固。夫侈靡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者。止而不過之義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奢儼君侯。能無展轉流離之苦邪。故達而奢也。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耳目。以侈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心志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爲飾耳目之資。所

謂多與多取。輕施好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徇乎俗者。乃獵較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不古。亦已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強之意。此非有以入人之深。而久於其道者。不能也。故曰。禮非強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變。蓋勢有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爲者。如是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僞。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厲。以傷和氣。蓋仁與義而竝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

豈通變之宜哉。故先王之道。和以用禮。而  
家庭之間。恩常掩義也。

跋

莆素稱秉禮之邦。余生也後。猶憶識前輩  
風致。大都樸雅真澹。民間四禮多。遵文公  
先生所訂定者。豐不及靡。質有其文焉。柰  
何浸淫奢僭。遂濫觴以至于今。抑亦甚矣。  
余竊悲之。近罷鎮歸。思與四三君子。黽勉  
從事。及獲覩是編。寔有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酌今昔之宜。順人情之則。損過就中。鑿  
鑿可行。嘗於縉紳宴會間。一語及。無弗首

肯者。信爲人心所同然。而力倡先之。非吾  
黨之責。誰責哉。因識此于末簡。兆恩。余諸  
孫也。學古善論著。茲其最切時宜云。紫帽  
山農退齋林雲同識。

林子

門人李章命梓

著代禮祭圖說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  
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  
考妣。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  
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  
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  
次之。東祀考。西祀妣。虛中六位。各各南向。今  
不相背。四代之中。如有再室。高祖考居中。夾

兩妣於東西曾祖考以下。則以兩妣同祀西列。應祔祭者各側立其考妣之旁。若力不逮者。只疊四級。崇而陳之於壁可也。又置香一爐。燭二臺。并懸火於前梁。雖不及祠宇之隆。崇亦足以報本始而重所出也。况歲時稱家致祭。朔望薦新獻茶。而朝夕瞻依。出告反面。或擬之祠宇為尤便也。如兄弟異居者。四代祖考。當祀於長嫡之家。歲時合祭。睦以聯情。次長以下。亦宜各祀考妣。俾歲時朔望。而庶子之婦。得以伸敬也。至於指揮千百戶。及諸軍士之有功于國者。當疊級而五之。上級祀有功之主。次級祀高祖考妣。亦虛中二位。如上儀。

聖祖禮祭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

旨意。頒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聖祖御製臣民時祭祝文

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

附考

周制。祖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始封之祖為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始封之祖為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始封之祖。百世不遷。適士雖無始封之祖。亦有三命采地。故立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乃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雖立一廟祭禰。却於禰廟并祭祖。庶人無廟。祭於寢。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既如此。祭祀亦湏如此。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服雖窮於總矣。而親固未盡也。按禮再

期而大祥。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乃奉主入祠爲考。其所祧之主。禮埋于墓側。又按天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語錄中亦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或者以宋諸儒猶有所議而損益之如此。而子每曰我惟直遵時制已爾。不曰議而曰考。何其迂邪。乃應之曰。非天子不議禮。况

國朝之制四代也。視古諸侯二昭二穆。蓋已曲盡臣庶報本之心。而宋諸儒議之而損益之者。又且先得其所同然矣。如或損之而不及乎四代也。則失之薄。豈曰親親之仁。而君子不忍也。如或益之而過乎四代也。則失之悖。豈曰尊王之義。而君子不爲也。

著代禮祭神龕圖

此圖參酌古今文而不費。疏格神龕外以致嚴也。疊級神位內以列等也。疊級置於龕內上虛其半。或三之二。方為雅觀。四時之祭。只啓疏格之門。若諱日。宜迎神主陳於卓上。以各考妣配之。所以告專也。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

著代禮祭神龕圖說

夫著代疊級之制。寔所以為重本之義。而列行伯叔者。眾亦不可無合族之仁。當依此式。繫而長之。庶安靈之有地。而尊尊親親之道。亦兼舉而無遺矣。設或居處稍邃。而設龕於堂。固無不可。若限於褊狹者。終不免賓客之坐立。家人之往來。雜沓褻慢。容或有之。寔不若崇之於壁。為尊且嚴也。或設門啓閉。或垂簾卷舒。各從其便。惟貴

著代禮祭

中

盡文。此亦仁人孝子不儉其親之意也。如能建祠葺宇。亦當特設著代疊級內之神龕中。庶祖考臨之在上。各有行次等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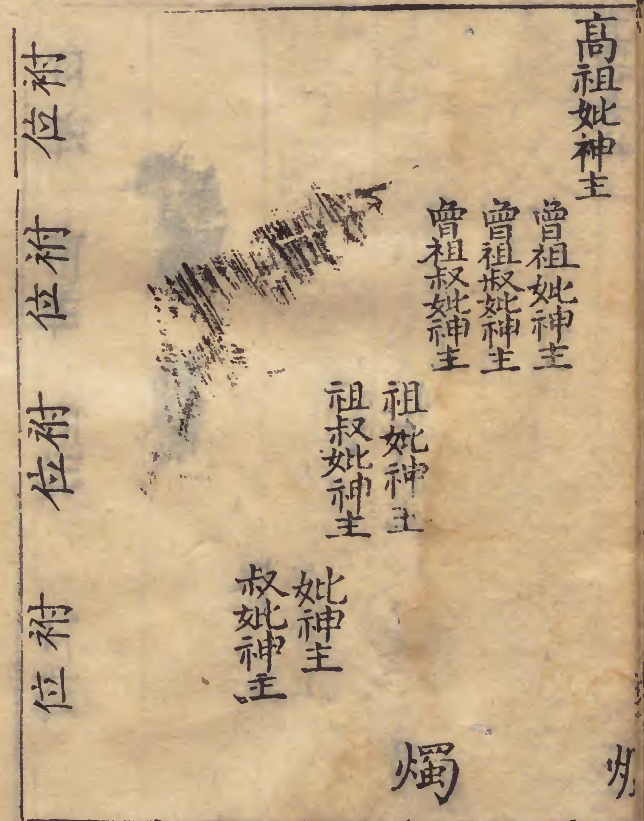
此左清而身之無不... 此右清而身之無不... 此左清而身之無不... 此右清而身之無不... 此左清而身之無不... 此右清而身之無不... 此左清而身之無不... 此右清而身之無不... 此左清而身之無不... 此右清而身之無不...

著代禮祭合族神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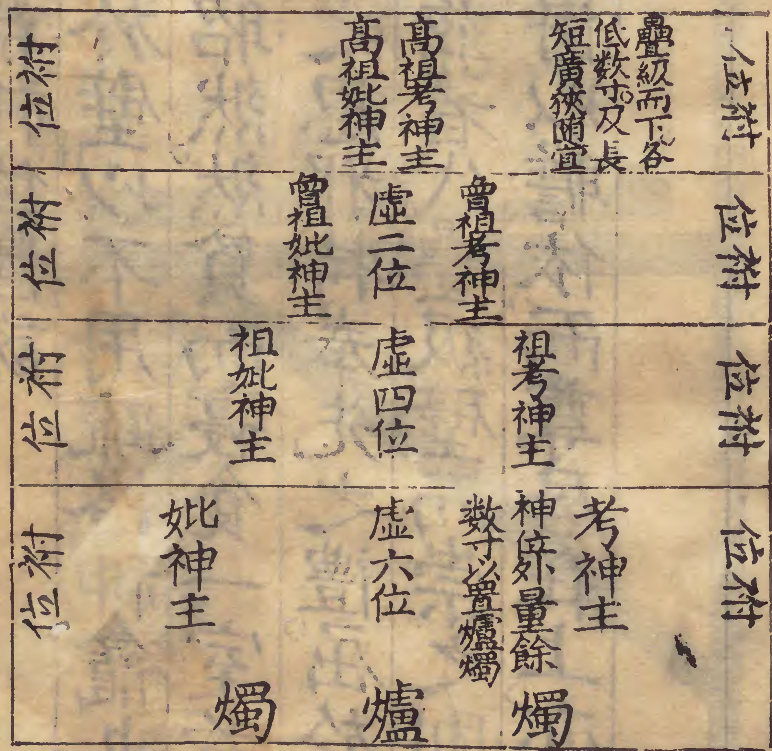
此圖神位之左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右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左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右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左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右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左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右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左而身之無不... 此圖神位之右而身之無不...



此圖較上式而長倍之。以列行伯叔者衆也。或倍而差之。或只增一二尺。隨主多少。而量度其宜也。



著代禮祭神位圖



禮記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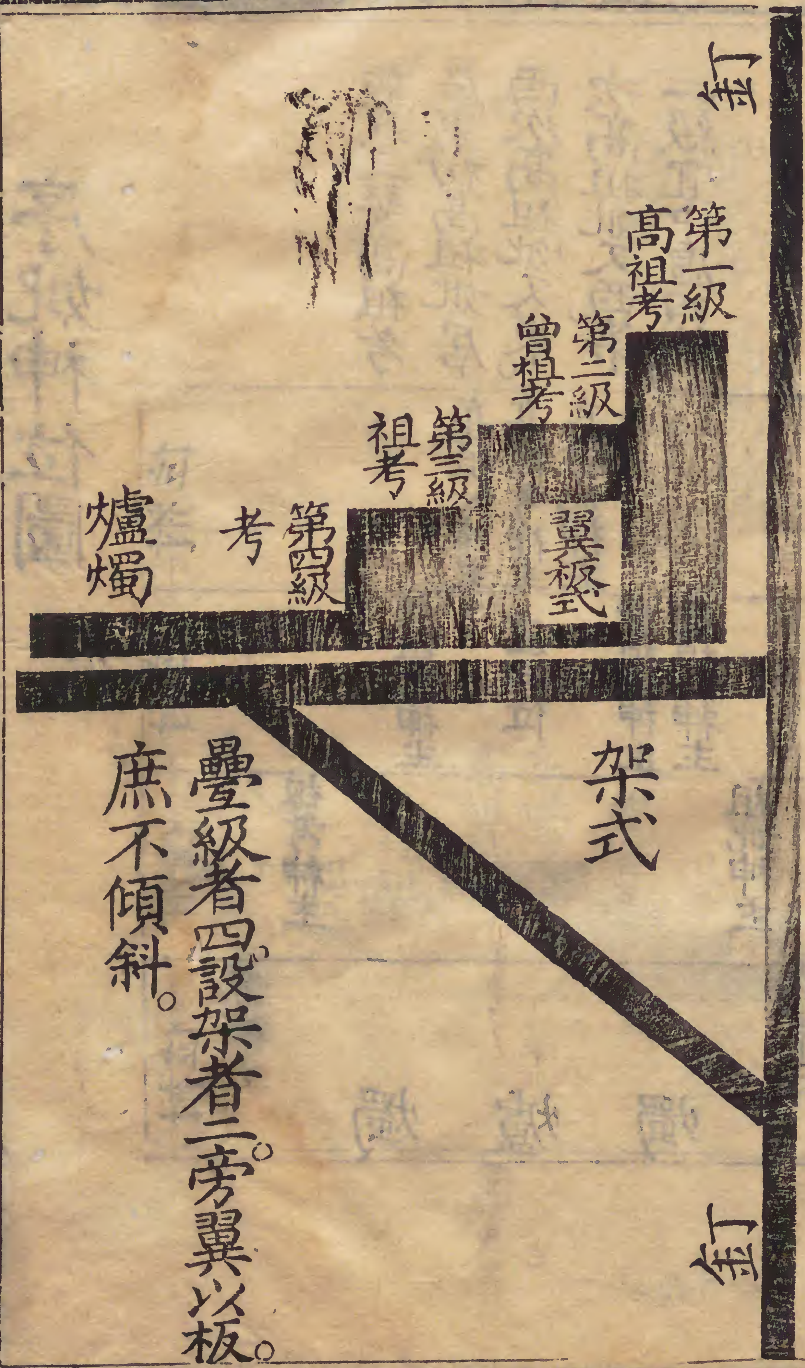
卷之六

禮記

著代禮祭神位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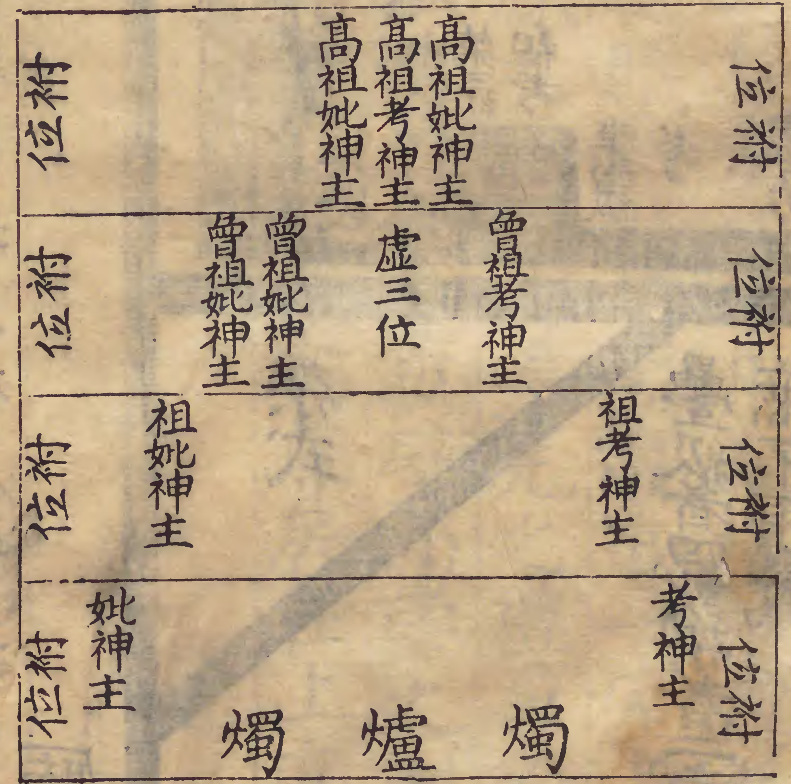
只宜崇之於壁。以不用疏格神龕也。儉約易製。世次昭然。然貧而寢食一室者。豈無水木本源之思邪。特奉先之禮。屈於力之不逮爾。惟茲著代。疊級壁而崇之。則不徒朝夕之際。得以瞻依。而尊居在上。亦不為褻也。

著代禮祭兩邊翼板及架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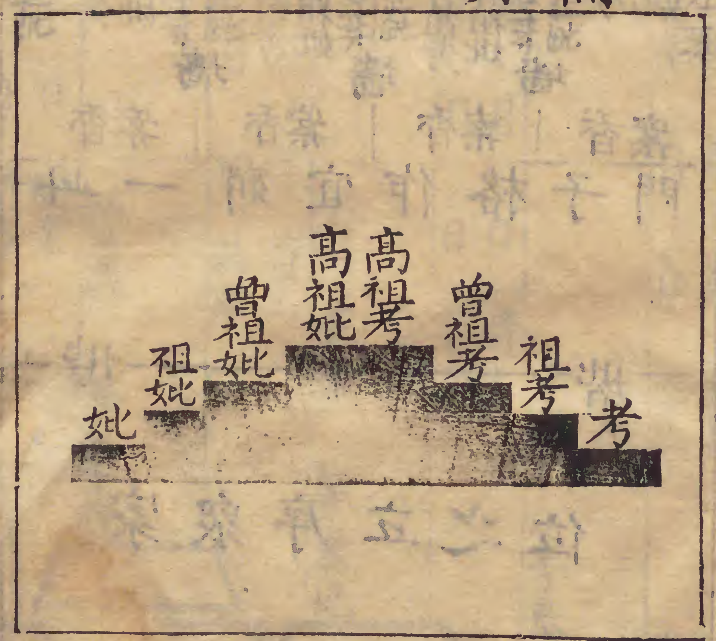
序妣神位圖

如或三娶高祖考  
居東初高祖妣居  
西次高祖妣又東  
次高祖妣又西第  
二級宜中虛四位。



著代旁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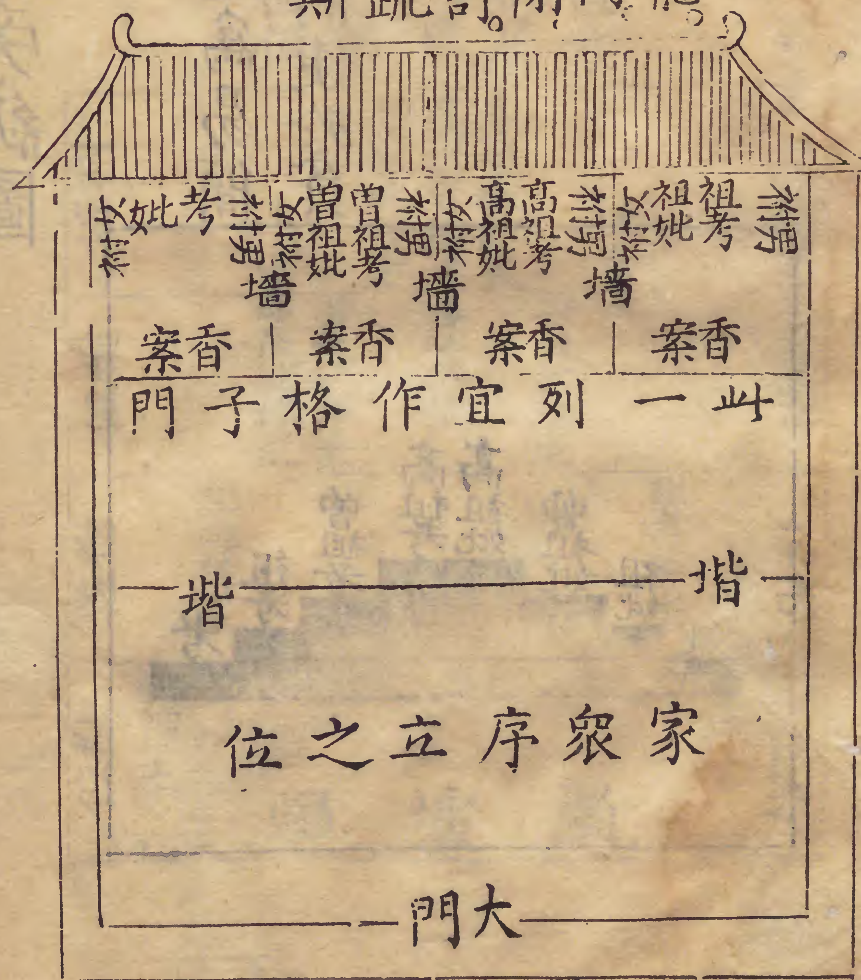
此式尤為易簡  
易製而便於貧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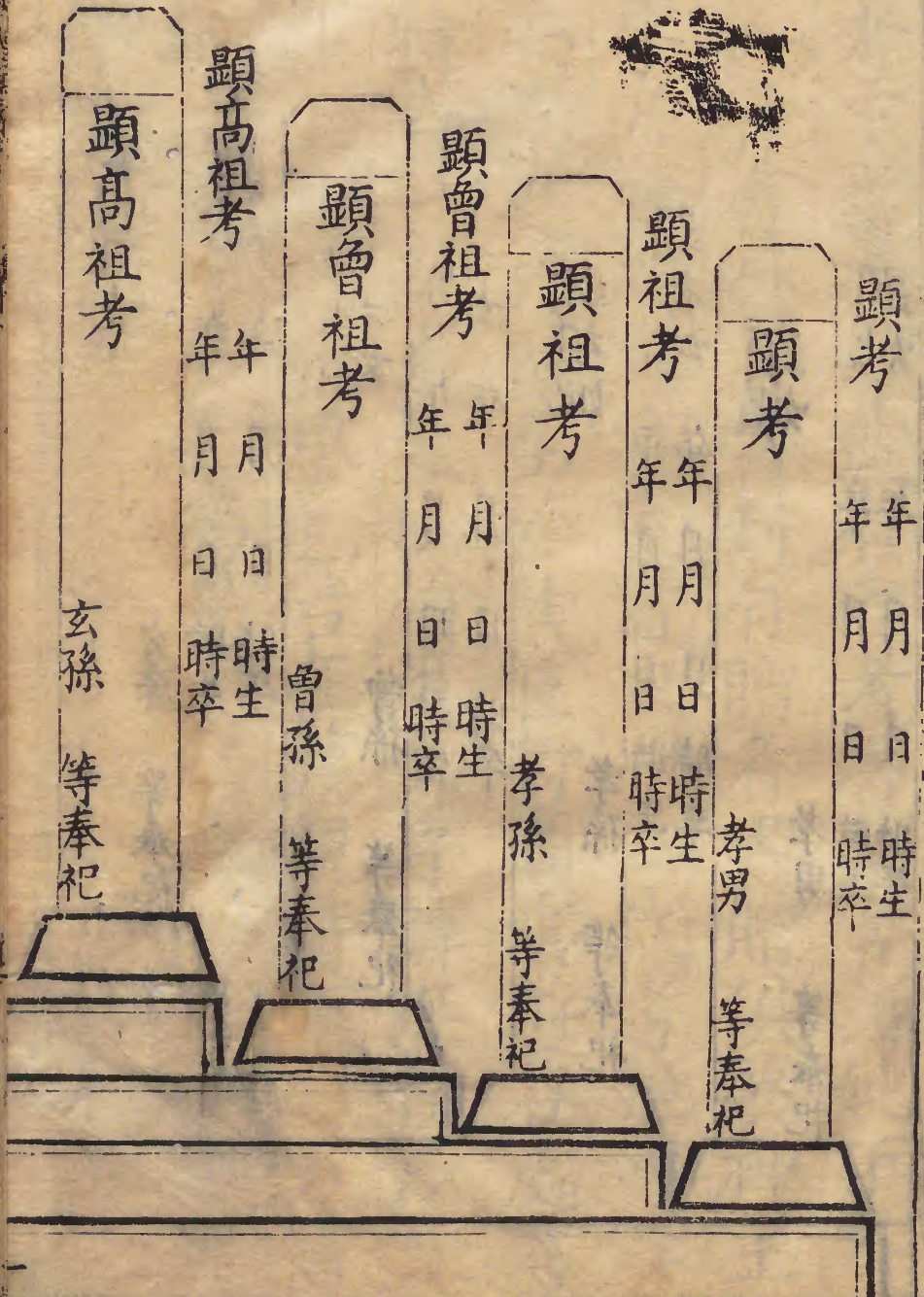
著代旁級圖

著代祠堂四室圖

室各一龕。主皆南向。設櫬啓閉。垂簾卷舒。仍列以疏格之門。斯為雅觀。



著代禮祭神主圖式





顯高祖妣

顯高祖妣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時生 時卒

玄孫 等奉祀

顯曾祖妣

顯曾祖妣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時生 時卒

曾孫 等奉祀

顯祖妣

顯祖妣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時生 時卒

孝孫 等奉祀

顯妣

顯妣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時生 時卒

孝男 等奉祀

### 題主儀式

諸考下。書行書號。有官者書某官。諸妣下書某氏。并有封者書封。有贈者書贈。俱要神主二字。若貧而無寢室者。只將四代考妣神屏架而崇之於壁。至於仕宦行商。雲遊谷處者。可特表一軸。奉之以行。庶節序諱誕。得以張掛在上。致敬興思也。若在慈親侍下。當另書一紙。黏之神屏上為是。

### 祔主儀式

按古禮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  
祔於高祖考伯叔祖母祔於高祖妣伯叔父  
祔於曾祖考伯叔母祔於曾祖妣兄弟祔於  
祖考妻兄弟之妻女兄弟祔於祖妣子姪祔  
於考子姪之婦女女姪祔於妣今附儀式於  
左

子姪

兄弟

伯叔父左

伯叔祖父

伯叔祖母

伯叔母

妻兄弟之妻女兄弟

子姪之婦女女姪

伯叔祖父以下俱祔神屏之東伯叔祖母以  
下俱祔神屏之西亦俱要書神主二字書行  
書號書名書氏書官書封書贈女兄弟子姪  
當依俗書娘書姐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  
婦之位也亦以時之所尊者左故以左爲尊  
也若曰神道尚右而必欲以右爲尊亦古禮  
也。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所謂薦者亦歆  
粥水飲事生之禮也若貧而必祭則非禮矣  
祭用明水者反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樂記  
曰大饗之禮尚玄酒玄酒者明水也。

國初禁淫祀今庶人家或有不祀其先惟  
列諸非鬼而祀之以要福也釋迦四十二章  
曰祀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

跋

夫禮不在彌文而貴於重本始。故建祠  
葺廟以崇奉乎先者。古制然也。其或有  
限於力而不得以伸其情者。則將廢之  
而莫舉乎。抑或舉之而必備乎。吾

師三教先生痛古禮之不復。懼世風之日  
靡。時與及門諸同志。講明尊尊親親之  
大期。不失乎古先聖王制禮之常。迺遵  
皇朝之寶訓。究先賢之格言。出自淵衷。立為

祭禮著代圖說一書。真曲盡仁人孝子之情。亦稱家有無之遺意也。是故辨其等於疊級。則父子不相竝。別其嫌於兩序。則翁婦不相邇。列其行於伯叔。則親族不相遺。纖悉備具。不疏不費。不惟富者貴者得以盡禮。而貧者賤者亦得以盡情矣。明乎其禮。通乎其情。則祠可也。龕可也。壁而崇之可也。先生惟以著存之念望乎人。初不求其備焉。庶得因分

以盡情。因情以盡禮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先生兼而有之。真可謂之錫類之孝。而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天下後世有尊祖敬宗之念者。覽斯圖也。能不惕然。油然而興。起其無所解之至情也哉。門人黃懋顏百拜謹跋

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  
 弓審固。而至於彀乎。不能至彀。能射疏及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  
 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  
 弓當胸。為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為二。此  
 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  
 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  
 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  
 弓審固。而至於彀乎。不能至彀。能射疏及

林子

酌古文武禮射圖說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  
 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  
 弓當胸。為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為二。此  
 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  
 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  
 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  
 弓審固。而至於彀乎。不能至彀。能射疏及

遠而為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必曰  
乃武乃文。詩稱吉甫之賢。必曰文武吉甫。  
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為  
二。而為迂闊無用之學哉。

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射者各比耦。射者各張

弓上弦而司馬命布侯。司馬執弓矢。出布侯。

比耦。通唱。司馬復位。通唱。司馬延射。司馬執弓矢。由中

射。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

其餘皆入。司馬復位。通唱。司正揚解。司正執解。由中

揚解。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否。在此位也。司正復位。通唱。副司正揚解。副

正亦執解。由中階。就觀射者前。揚解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

期稱道不亂者。否。在此位也。副司正復位。通唱。請射

者。請誘射。請射者二人。各東西降階。請誘射。請

者復位。詣射位。誘射者執弓出次。揖。當階揖。通唱。

向鵠正立。誘射者向鵠。設鹿中。司正設鹿中。通唱。

射者前。內志既正。外體要直。勝飲不勝者。司

又就司樂。樂奏采芣之詩。樂生俱應曰諾。司

者前。請曰。樂奏采芣之詩。正又就誘射者前。

文式禮記

請發矢司正退立鹿中前。如右中一矢。司正視司旌者舉旌。跪安筭於右。左亦如之。射畢。司正視筭。如右勝一矢。進誘射者前。報曰。右賢於左一奇。

如右勝二矢。報曰。右賢於左一純。如一奇。左亦如之。如左勝。報曰。右賢於左一純。如一奇。如右勝三

矢。報曰。右賢於左一純。如一奇。如左勝。報曰。右賢於左一純。如一奇。如右勝三

右均。報曰。左右均。無復位。誘射者復位。勝者賞罰。司正復位。通唱。復位。張弓上弦如初。不

勝者弛弓。請射者。請射。請射者二人。各東西上角。通唱。請射者復位。就耦射者前。請

日。請射。請射者復位。詣射位。向鵠正立。樂奏采繫之詩。請發矢。

復位。二耦如初耦之。約矢。禮生約飲不勝者。設豐。司豐者遂置豐於酌酒。司酌者遂酌

儀。射畢。通唱。約矢。禮生約飲不勝者。設豐。司豐者遂置豐於酌酒。司酌者遂酌

立而揖。賜灌。勝者敬養。飲畢。揖復位。俟眾司馬命徹侯。司馬出立。徹侯。布侯者遂徹豐。設豐。通唱。退鹿中。鹿中。通唱。禮畢。

通唱。揖不勝者升。勝者乃揖不勝者。依次而升。請豐前。跪。置弓於豐上。取解

立而揖。賜灌。勝者敬養。飲畢。揖復位。俟眾司馬命徹侯。司馬出立。徹侯。布侯者遂徹豐。設豐。通唱。退鹿中。鹿中。通唱。禮畢。

者遂徹。退鹿中。鹿中。通唱。禮畢。

豐。通唱。退鹿中。鹿中。通唱。禮畢。



酌古禮射圖

禮記

樂生  
鼓  
約矢者

鹿中

正司

階

請射者

比欄

布侯者

射位

射位

侯

大射門處

豐

階

請射者

比欄

舉旌者

馬正司  
同司

禮記

鐘

約者

觀射者

此立

處

此立

古者席地而坐。故跪而設豐鹿中者。禮也。今既變古之禮。豐宜如古之制。高之鹿中。更設一臺。庶可立而取。解置筭。蓋孔子之所從者。以今用之也。若必欲行古之禮。以考古之遺。亦未為不可。惟秉禮君子。擇而行之。射義曰。士以采繫為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為節。古之士者。有爵有士。今之郎官是也。故曰。不失職。若無職守。亦奚取於采繫之義。或歌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

禮記

節

節也。所謂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者也。

司馬命布侯。司馬延射。司正揚觶。副司正揚觶。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請射。司馬命徹侯。初學之士。宜令唱之。及至習熟。不唱為是。

林子

井田

門人李章命梓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載觀曾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

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

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公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謠。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

井日  
三  
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笑。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

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

或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峻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峻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再世而屬之他人。

者亦多有之。第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則富人卽甚愚也。其有不歡欣以獻其土於上。以享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萬世之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若者。蓋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乃復摘輯生平之所論著者。裒爲一帙。庶天下萬世。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林子

六美條答

夫以寺田之利利天下。而天下之獲利者衆。而今只曰六美者。何也。蓋一時之所陳。特舉其槩。而例其餘爾。

林子居武夷。浙有陳姓者。名古道。造林子。謂昔覽擬疏道釋人倫。欲以振綱常。而廣儒教。誠可謂萬世常行之道也。如疏矣。而

聖天子信之。敢問所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者何如也。林子曰。我

六美條答

朝無隱逸之科。故凡隱逸之士。竟老死於山林。已爾。然兆恩之所以擬疏道釋人倫者。惟陳其理之可行如是。而非有他也。若有能疏之

當宁之上。以振綱常。以廣儒教。則廉節可倡也。人才可作也。文學可優也。歲荒可救也。戶口可增也。風俗可善也。此兆恩之至願也。殆非兆恩卑微之分之所能爲也。兆恩早歲棄去舉子業。棲息於南山

寺者數年。故以得知南山寺。今只以南山寺。寺田條答如左。敢曰所陳六美。即可舉而措之於天下云。

一南山寺。古有百庵十院。今只有廣化寺。法海寺。月峰院。東塔院。西塔院。南山庵。普門庵。共租稅四百餘石。除山地外。約寺田六十頃。

一廣化寺。殿宇雖廣。只須僧八人。法海月峰東西塔。各僧五人。南山普門各



僧二人。每僧給寺田五十畝。以為俸事。俯畜之資。而釋氏之人。道斯備矣。又每寺給寺田若干畝。以為脩緝殿宇。香燈焚脩之一助也。度殿宇之廣狹。量僧徒之眾寡。寺各有差。多不過百畝。少亦不下二三十畝。尚餘寺田。槩有四十頃。竊謂可以義助儒流。拯貧救荒。如下所云者。

一廉節里居而貧者。助寺田百畝。終其身。仍令其為之。講明三綱五常之大禮。樂文物之盛。與夫佛經大旨。戒定慧。貪嗔癡。及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中罪人等義。

宋朝故事。李綱趙鼎提舉洞霄宮。尹焞提舉萬壽觀。朱熹主管西太乙宮。又主管武夷冲佑觀。

一居官而持廉節者。固多。中間亦有非性廉節者。夫既非性廉節矣。則未有不反思而退悔者。即不自反思。則室人亦必交徧謫之。以廉節固美稱也。

若廢而里居矣。將何以為計。仰事俯畜。安所利賴。如此則諸凡非性廉節者。其有不反而思退而悔之者。亦無幾矣。非利無以和義。吾見廉節之難能也。設使廉節而里居矣。輒與之寺田百畝。則人咸有所利賴。而願廉節者衆。此所以倡廉節也。

一學校中有學有守之士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俾俯仰有所利賴。得以專志明經。操持不失。此所以作人才也。

一有學有守之士。至四五十不第。願退休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終其身。儒生少習舉子業。不知所以謀生。至於老而無所利賴。亦足悲矣。然必其有守者方可與之。此所以優文學也。

一時或旱澇。亦可以拯饑寒之怨咨者。

此所以救歲荒也。

一僧尼道士各令擇配。生齒自當日繁。此所以增戶口也。

一女妓非所以善風俗也。而僧道之賢者固不願娶矣。若寄食於寺觀而爲僧道之所役使者。隨其年之少壯各擇配焉。是亦風俗之一助也。

一寺田五十畝。募傭耕耨。槩歲可入田租百餘石。卽未娶之先亦可以爲聘

定之禮。

一南山寺多曠閑餘地。將歲所入田租蓋房一所。令彼婦居之。更不許入佛殿。

夫以一寺而槩一莆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殆十倍于茲矣。以一莆而槩天下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又殆不可以億萬計者。是蓋天下之大利存焉。以天下之大利而利天下。

可以倡廉節。可以作人才。可以優文學。可以救歲荒。可以增戶口。可以善風俗。有此六美。其與徒令道釋者流。坐而食之。而無所利益於天下者。相去何如也。兆恩雖抱先憂之懷。竟不敢疏之。由上當宁之上者。分也。然必欲喋喋而不已焉者。何爲哉。庶或有知而信之。舉而行之者。

跋

世之論

先生者皆曰。方今天下之事。所當謀畫者甚多。天下之民。所當恤養者甚衆。然則奚汲汲於昏僧道而割寺田也。鯁應之曰。古今論至治之極者。必稱三代。三代之時。寧有男不昏而女不嫁者乎。昔孔子序卦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六美條答身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三綱爲萬事之首。而夫婦又爲三綱之首也。烏得不以爲本而先圖之乎。必是之先。使天下之人。盡爲夫婦。盡爲父子。盡爲君臣。然後從而謀畫天下之事。以恤養天下之民。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犖獨瘵寡。顛連而無告者。悉躋於仁壽之域。如血氣周流於一身。蕩乎無纖微之不入。無幽遠之不至。此固三代之治。而孔子之教也。

夫豈迂遠而濶於事情者哉。先生早歲雄文大筆。足以自致於功名。未壯卽棄去舉子業。以明斯道之根原。慨然以歸儒宗。孔爲已任。著書立言。垂教萬世。然以鯁竊窺先生。使得以弼

天子建極之治。贊大臣燮理之功。則其所設施之大略。亦若是而已爾。近撰六美條答一集。據莆之南有南山寺。總田六十頃。議以其田分給各僧。昏娶衣食若干。

六美修者  
及寺中各庵院。脩緝殿宇。香燈焚脩。若  
干。且僧限其數。而田各有差。尚有餘田  
三分之一。則以厲廉節。以作人才。以優  
文學。以救歲荒。而今天下之男女。悉相  
配焉。以增戶口。以善風俗。題之曰六美  
條答。是不徒使道釋者流。脩網常之教。  
而所謂謀畫天下之事。以恤養天下之  
民者。此不可以見其端耶。或者以爲先  
生以匹夫之微。而談當世之務。容未免  
有出位之思者。噫。君子之道。出與處而  
已。出則達其道於政。而澤當時。處則脩  
其道於辭。而教萬世。先生挽二氏以歸  
儒。世既知之。而既信之矣。至其所以經  
理之法。使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行諸天  
下。而不以爲難者。得不有賴於是。集之  
作乎。不揣踈陋。謹書卷後。門人黃鯁頓  
首百拜謹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導河迂談 and 林子.

林子

導河迂談

林子居麥斜新石巖之心聖軒。有宗念九者。冠裳肅如也。來問導河之道。林子曰。余惡足以知之。又問。林子曰。余特濱海之一迂儒爾。尚不識黃河作何狀。余安能言。余惟以生平淺近心身之學。而擬議之。而億言之爾。若非有君相之位。而積德之久者。則亦不能為已。子幸毋以余為迂而笑余也。

導河迂談

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運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爾。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猶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流注。剥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於東未已。而復潰於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瘀。癰疽之內作也。黃河之外衝。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之癰疽內作。而剥皮肉於其外乎。

林子曰。黃河而謂之神河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度之矣。夏禹而謂之神禹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知之矣。夫以不可知之神禹。而治此不可度之神河。猶且手足胼胝。無脛無毛。而又况唐虞之水。特泛溢在外爾。可以疏。可以導。可以濬。可以鑿。而禹之所以治之者。又豈專在於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之



間者哉

宗念九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其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致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寧乎。地既位而寧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

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宗念九問志。一動氣。林子曰。以堯舜在上而爲之君。以神禹在下而任其事。其所以位天位地。自有不顯之德。抑豈夫人之所能測而知之者哉。地平天成。志一動氣之明驗也。至於苗民逆命。則亦不過誕敷文德。以舞干羽於兩階爾。夫以文德代武事。以干羽易戈矛。固唐虞之盛治也。然以今觀之。豈不迂遠而濶於事情耶。殊不知苗雖負固。是直人爾。余

嘗以我之意。逆益之志。而得其所以贊禹者。益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夫天且可以德而動矣。而况人乎。神且可以誠而感矣。而况人乎。余復因益之志。而推言之。記曰。四靈畢至。書曰。百獸率舞。易曰。中孚豚魚吉。夫物則亦有然矣。而况人乎。故曰。瞽亦允若。又曰。矧茲有苗。夫苗至逆也。瞽至頑也。物至無知也。尚可以德而若之。而格之。而至之。而舞之。而孚之。况上天下地。至神至靈。顧不可以德

而清之。而寧之乎。余嘗即天即地。即神而推之於人於物。又嘗即人即物。而推之於天於地於神。反覆極論。志通氣召。則知德也者。可以窮天極地。幽而神明。而人微而物。無不合而一之焉者也。

宗念九問海不揚波。林子曰。以一氣之相爲流通。而無所於逆焉。一朝一汐。順水之性之自然也。然水由地中行。而其來也。不可逆。今既內淤矣。逆流衝決。不免洚蕩。又况塞而乍

通其氣自激。蓋風氣也。勢必怒號。夫水之性。既以逆而洚蕩。而風之氣。又以逆而怒號。水風相薄。能不揚波。故海之揚波。猶人之喘氣也。氣之喘者。由於痰之逆而淤也。書曰。民若有功。釋者曰。民猶水也。順之則有功。夫民既若矣。水其有不順乎。余於是而知善治水者。豈特順我之性。以順水之性已哉。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參贊之要道。王者之極功也。書曰。

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由是觀之。天一之水。五行之始也。而五行之以治。以汨。彛倫之以叙。以斁。咸繫之矣。

宗念九曰。水一也。而曰汨陳其五行者。何也。林子曰。凡水之性。有不順者。以土之淤。而木不能制土也。土能尅水。今且爲逆流之所衝。決焉。則是火也。反受制於水。而不能生土。火

既不能生土。而土衰矣。土既衰矣。而又安能生金。故曰汨陳其五行。宗念九曰。水自水也。而曰彛倫攸叙。攸斃者。又何也。林子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倫。天人一也。而其相因之理。焉可誣耶。

宗念九曰。五行之先。水也。而何者。爲彛倫之始。林子曰。夫婦乃彛倫之始也。然則夫婦者。五行之水歟。林子曰。非也。一男一女者。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者。一天一地也。而父精母

血。乃五行之水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父子主恩者也。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能無禮乎。而長幼之序。不可廢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四海之內。皆吾同胞。朋友之交也。而無其信可乎。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蓋萬姓既繁。不有以統之。不可也。故立之君。以主之。使不亂也。宗念九曰。五行汨矣。豈無咎徵之可言乎。林子曰。水汨則淤。而壅壅則鬱蔽。而不通。其咎乃怨。乃曠。水汨則走。而決決則散亂。而無統。

其咎非偶非倫。而木而火而土而金則亦可以類而徵矣。

林子曰。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禍當景公。以景公有三善言。而熒惑三徙。夫熒惑之守心也。尚可以善言而徙其舍矣。而黃河之衝決也。獨不可以修德而安其常耶。

宗念九曰。天不言也。我不知其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而禹之所以受命於天者。林子曰。以禹之心。具有此洪範九疇也。而天之所以錫

之者。盖有以通其機。而若或啓之也。然則鯀之心。原無此洪範九疇歟。林子曰。鯀亦人也。而洪範九疇。原其所自有也。既自有之。而自迷之。而又安能範圍乎天地之化。而使之以清以寧耶。故天地之洪範九疇。卽吾心之洪範九疇。非有二也。而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者。豈曰諄諄然命之歟。書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故皇極建矣。而天而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無不統於皇極之中矣。

宗念九曰。皇極之中。洪範之中也。豈其人也。亦有此皇極之中歟。林子曰。天地且然而况人乎。故天則有三百六十度矣。而其所以運之者。皇極之中也。地則有三百六十軸矣。而其所以持之者。皇極之中也。人則有三百六十節矣。而其所以統之者。皇極之中也。

又問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同歟。異歟。林子曰。天自有天之中。地自有地之中。人自有人之中。惡可謂之同。然天之中。卽地之中。地之中。卽我之中。惡可謂之異。故聖人者。亦惟以我天地之中。而通天地之中。而非有他也。

夫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豈不相爲間隔歟。則亦惡得而通之。林子曰。天之中。虛也。地之中。虛也。人之中。虛也。虛虛相通。共成一片。儒者所謂太虛同體。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是也。夫如是。則人皆有此中矣。何獨至於聖人而後能虛。而後能相通耶。

林子曰。人皆有此中也。有此虛也。而其所以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也。

林子曰。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瘀。痰爲壅。血而一身之內。不相聯屬矣。天地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崑崙。下而瀚海。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逆流。爲衝決。而天

地之內。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

宗念九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林子曰。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爲之相貫。則自有真呼吸者存焉。

林子曰。土中之中。其竅虛也。若上不能通之。崑崙下不能達之。四海豈土中之中。有不虛耶。以其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爾。譬人之黃

中非不虛也。而五臟之竅不通於黃中。則五臟病矣。四肢之竅不通於黃中。則四肢病矣。天地雖大。豈有異於人之身耶。

林子曰。洛陽土中也。卽人之黃中。黃中之中。虛也。人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土中之中。亦虛也。天地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

林子曰。人有呼吸。海有潮汐。宗念九問海之潮汐。林子曰。人之一呼一吸。卽海之一潮一

汐也。人一吸也。而至於首。首。崑崙山也。一呼也。而散於四肢。四肢。四海也。若五臟五嶽也。五嶽之中。則有嵩山者。天地之中也。故天地之氣。一吸而復歸於崑崙山者。所謂汐也。一呼而復散於四海者。所謂潮也。其所以主張乎潮汐之氣者。天地之中土中也。人身亦然。其所以主張乎呼吸之氣者。一身之中黃中也。

宗念九曰。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



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

宗念九曰。海之潮汐。果與人之呼吸不異歟。林子曰。豈惟海之潮汐。而天之春秋亦猶是也。故成能乎天地者。亦不過以我之呼吸而通天地之呼吸者爾。蓋天之春秋。天之呼吸也。地之潮汐。地之呼吸也。而與人之呼吸相為流通矣。余醒心詩有曰。呼吸便能贊化工。不謂之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乎。且子

獨不觀之古先聖王之所以制禮作樂乎。其曰禮樂必待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何也。禮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蓋天地有此中和之氣矣。而聖人亦一天地也。亦有此中和之氣矣。相為脗合。相為感通。今且以作樂言之。以管實灰。而置之土中。以候氣也。或若秦之暴。先時而飛。或若周之衰。越時而發。故必能明吾心進反之機。而後禮樂可興也。不失吾

心清寧之體。而後天地可位也。  
宗念九曰。清寧之體。果可以位天地歟。林子  
曰。清寧之體。天地之本體也。以我清寧之本  
體。以位天地。天地有不位乎。此蓋以天而清  
天。以地而寧地。不顯之德。無爲而成也。

林子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  
際矣。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矣哉。則自有渾  
合天地之心。宣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  
之所以燮理陰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

以贊佐天子。以參兩。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  
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可  
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建中和之極。  
而燮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啓其運。而人  
邁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睢水之圍。而風  
作。光武滹沱之役。而冰堅。夫此二帝者。豈其  
能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  
有天助之順。邁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  
觀之。有其德。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林子曰。黃中  
之中。吾身之河洛也。而伏羲之圖。神禹之書。  
皆得之黃中之中矣。然則河圖洛書之說。豈  
寓言也。林子曰。非也。天地神其迹。而聖人通  
其神矣。故天地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洩  
其心之秘焉。聖人亦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  
以顯其心之蘊焉。惟其能顯吾心之蘊也。故  
能洩天地之秘。惟其能洩天地之秘也。故能  
成天地之能。

林子曰。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  
地也。而不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  
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生成長養。孰非天地  
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何  
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  
太虛。而用妙天地矣。以此而禮。則為無體之  
禮。以此而樂。則為無聲之樂。以此而勸。則不  
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怒而民威。遐哉邈  
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後

世哉。於是宗念九喜曰。夫子之所以教我者。至矣。然此豈曰導河之道已哉。諸凡內而心身性命之學。外而家國天下之理。大而天地。微而萬物。而彌綸參贊。無不備於此矣。請余紀之。余乃令二三子書之。而命之曰導河迂談。

林子

三綱卦

- 一卦以乾坤日月為象。
- 一乾為君。坤為臣。日為君。月為臣。
- 一乾為父。坤為母。日為男。月為女。
- 一乾為夫。坤為婦。日為夫。月為婦。
- 一卜用三錢。三錢俱仰。為純陽。為乾。三錢俱覆。為純陰。為坤。一錢仰。為少陽。為日。一錢覆。為少陰。為月。

三綱卦  
一時日方向先卦以乾戌坤未日午月子後  
卦以乾子坤午日卯月酉  
一乾之數三坤之數四日之數二月之數一  
一三綱禮之大者殷因夏周因殷而莫之有  
改也故循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吉者逆三  
綱而行之未有不凶者由是觀之吉凶無  
常亦惟在於三綱之循逆而非他也故以  
三綱名卦以前民用俾二氏者流各率乎  
嗣續之常而盡其人倫之大也

先乾後坤卦

純陽純陰三綱既明。

先坤後乾卦

純陰純陽三綱既張。

先日後月卦

鳳凰噦噦三綱始備。

先月後日卦

牝雞喔喔三綱日隳。

先乾後日卦

純陽而陽。陽道未亢。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陰。陰道未極。

先日後乾卦

陽而純也。陽寢昌也。

先月後坤卦

陰而純也。陰寢長也。

先日後日卦

日中而昃。三綱漸失。

先月後月卦

月盈而虧。三綱漸非。

先乾後月卦

純陽而陰。剛乎中也。

先坤後日卦

純陰而陽。柔乎中也。

先乾後乾卦

其陽已亢。厥咎外鯨。

先坤後坤卦

三經卦  
其陰已極。厥咎內怨。

先日後坤卦。

陽變純陰。女戎方獫。

先月後乾卦。

陰變純陽。陽德方亨。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也。綱以明人倫也。性命之微。非有上智。不可得而知也。人倫之大。雖有至愚。亦可得而由也。噫。占者能明乎綱之理。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夫婦以別。邦乃其

昌。家用以寧。而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後世也。若占者復參諸易。則性命之微。亦思過半矣。但人倫之大。尤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為趨吉避凶之要路者。不能違也。

三綱卦跋

跋曰。卦以三綱名者。以三綱而定吉凶。所謂有其德則應其占者是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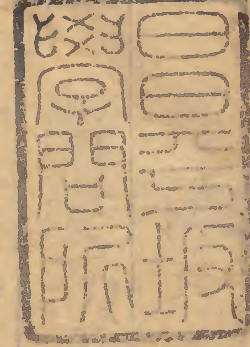
師三教先生嘗有言曰。循三綱而吉者。常也。抑或有時而變。亦吉也。故忠而剖心。恭而待烹。節而劓鼻。豈非變歟。自今觀之。吉耶。凶耶。夫卦以陰陽匹偶為吉。孤亢為凶者。何也。以夫婦為人倫之始。而三綱之卦。實為二氏者。謀也。大本竊以為先乾後乾。亦



三經註  
五  
可爲全陽之羽客。先日後日，亦可爲繼照  
之大人。先坤後坤，亦可爲厚德之君子。先  
月後月，亦可爲久節之嫠婦。占者不必滯  
辭，變而通之可也。然三綱爲萬事之根，而  
一心爲三綱之本。故一念而善，卽陽也。陽  
而昌也。寧無吉乎？一念而不善，卽陰也。陰  
而長也。寧無凶乎？稽之行事，灼有靈驗。是  
蓋以一心之微，而見之人倫日用之際，固  
不待叩之龜筮，自有以執鬼神之機，而爲

吉之先見也。此亦得聞之。

先生者，謹書末簡。門人黃大本頓首百拜謹  
跋



日本書紀卷之六  
天皇本紀百一十

